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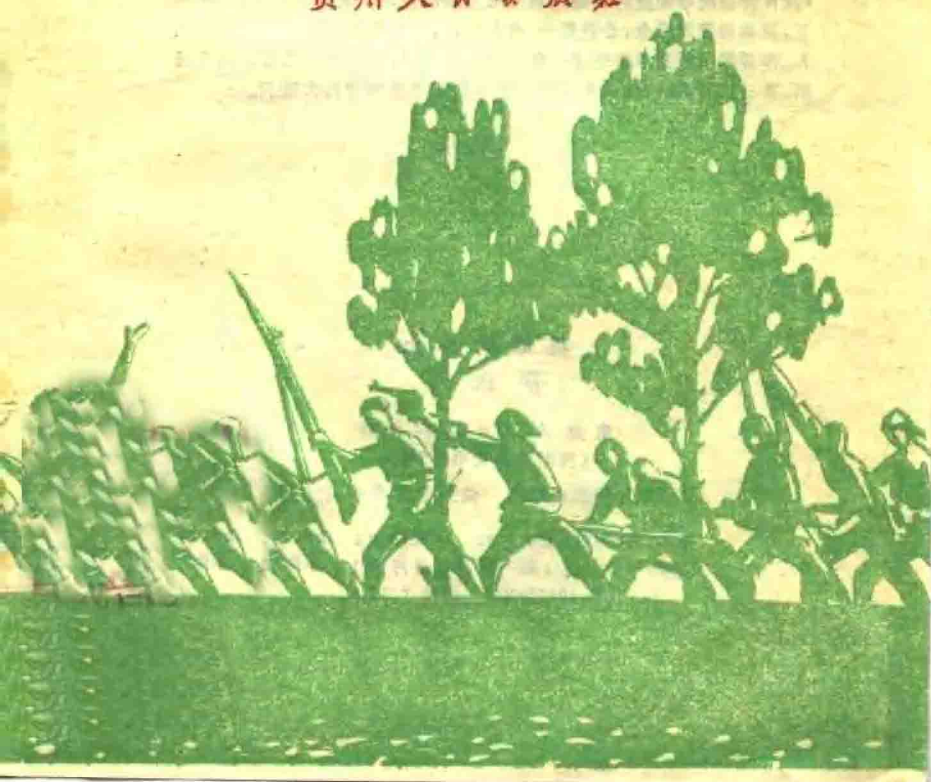
英雄的乡土

晋 庆 玉

英雄的乡士

晋庆玉

贵州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英雄的乡土》这部长篇小说，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我鲁西南地区的一支游击队与日本鬼子和汉奸武装进行斗争的故事。

一九四一年，日本侵略者疯狂地向我鲁西南地区抗日根据地发动秋季大扫荡，他们所到之处，盖岗楼，安据点，实行分割封锁；一些祖国的叛徒，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下，组织了汉奸武装，狐假虎威，横行霸道。鬼子和汉奸们奸淫掳掠，屠杀群众，无恶不作，人民遭到了重重的灾难。我八路军和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不断地打击了日本鬼子和汉奸武装势力。《英雄的乡土》历史地反映了当时的斗争现实。它揭露了敌人的残暴和罪恶，歌颂了我八路军和游击队坚强勇敢、不屈不挠的大无畏革命斗争精神。

这部长篇小说，塑造了象石强、鲁兵、傅生、邓培武和苏碧英等一批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里，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分散集中、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作者集中概括地描写了一些生动的故事，展现了一些艰险的战斗场面。通过作品，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革命军事路线的伟大胜利。

英 雄 的 乡 土

晋 庆 玉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6.25 插页14

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5·337 定价 1.10 元

引 子

晚秋的风，萧萧瑟瑟，给人们带来了凉意。

在鲁西南大平原上，除了柏树还是枝叶繁茂，迎风挺立而外，那些杨树、柳树、槐树和榆树，遭到了风霜的侵袭，树叶已经剥落，光秃秃的树枝伸向天空。庄稼大体收割完了，晚秋作物玉米、大豆、黍稷都进了家。只有红薯和萝卜，农民们正在急急忙忙地挖刨。那些被风干了的略呈黑色的棉花棵子，摇摇摆摆地站在地里，枝叉上零零落落地还挂有雪白的棉桃。根据往年的经验，每年的秋冬季，日本鬼子对我抗日根据地都要进行扫荡，因此，这里正在进行坚壁清野，这些还挂在棉棵上的零星棉桃，显然是农民采摘仓促遗留下来的。

这是一九四一年鲁西南地区秋末的情景。

一天下午，西边还是一片蓝天，夕阳反照，大地光耀夺目，东边已是白云边上镶着黑云，一时浓云密布。野外空旷、静寂，村庄升起缕缕炊烟，一群群大雁向着南方飞去。

沿着通往马堂的壕沟，有两个人一前一后，风尘仆仆地

走着。前面走的那人，中等个儿，腰圆膀粗，身板结实；他那古铜色的脸盘上焕发出青春的光辉，浓黑的眉毛下嵌着一双闪烁的大眼，年纪约莫二十三、四岁，鼻梁左边有颗小小的黑痣；身着一件半新旧的黑布短袄，头戴一顶洗得发白的八路军军帽，脚穿一双浅口布底鞋。他就是新任马堂区游击队指导员石强。后面跟着的是去接他的游击队员李保才。

石强原是八路军的侦察排长，经常带领侦察兵深入到敌占区去，侦察敌人的情况，烧毁仓库，炸断桥梁，神出鬼没地将乌黑的枪筒逼向敌人的胸膛，虎穴擒敌。上月被派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在任务完成时不幸负伤，被留在后方医院疗治。

石强的枪伤很快治好了。他在医院里，每次听到传来胜利的消息，直乐的心花怒放，一蹦三尺高，不禁手舞足蹈起来。但是，当敌人的炮声隆隆地响起的时候，他可气的眉毛蹙成个铁疙瘩。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他们的铁蹄践踏我国神圣的领土，任意蹂躏中国人民，奸淫、掳掠、扫荡、屠杀，真是惨绝人寰。他们的魔爪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而无耻的汉奸卖国贼又认敌作父，依仗鬼子势力，狐假虎威，专横跋扈，无恶不作。这一幕幕悲惨的场景，不断在石强的脑际涌现，使他肝肠回旋，胸中燃起万丈怒火。他急切地要求回到抗日的队伍里去，拿起刀枪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在这硝烟滚滚，烽火漫天的战争日子里，石强的心情哪能平静呢！

他准备向组织上提出自己的要求，但当他还未提出的时候，县委书记赵凯生同志来看他了。

“嗨！小伙子，住得不耐烦了？”赵凯生问他。

“是的。政委，你怎么知道？”石强回答，脸上泛起一片红晕。

“准备到哪去？”

“回到抗日队伍里。”

“好样的！”

赵凯生咪笑着从衣袋里掏出一本油印小册子，将它递给石强：“你先好好学习，过两天向我汇报学习心得。”说罢，走了。

石强接过那本油印小册子，一看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心里十分高兴。从此他日以继夜地阅读起来，读了一遍又一遍，越读越觉得很有道理，越读觉得心里越亮堂。

三天以后，赵凯生果然又来医院看石强，并且问了他的学习情况；石强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赵凯生听了感到满意，对他说：“学得还不错，但这只能说是初步体会，今后还要结合斗争实际，继续认真地学习”。赵凯生又告诉石强，“这是毛主席写的，是我们进行游击战争的行动指南。”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一定要逐字逐句弄通。”

“你对打游击觉得怎样？”

“只要是抗日除奸，干什么都行！”

赵凯生接着告诉石强：“敌人很快就要开始大扫荡了，这次敌人进行扫荡可能很残酷，根据军分区司令员指示，必须抽调得力干部加强游击队的领导。县委考虑，准备派你去担任马堂区游击队的指导员，并负责那里的群众工作，配合

主力，粉碎敌人的扫荡。”

“我能不能够担起这副重担，还请组织上考虑。”

“怎么，又犹豫了？你是马堂人，人熟地熟，这是有利条件。组织上已经考虑过，认为你不仅能够担起这副担子，而且会担得很好！”

“组织信任，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好！你明天就赶到马堂，和队长鲁兵商量，带领游击队立即转移，不能迟延，并注意和县委随时取得联系。”

“我明天就离开这里。政委，还有什么指示？”

“斗争是复杂的，也是很曲折的，要善于分析敌我情况，认真思考一些问题；胜利了头脑不要发热，碰到困难态度要冷静；要发挥战斗的毅力，树立持久斗争的信念；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本小册子，不仅你自己弄通，还要组织大家学习，让同志们都懂得。我们是共产党员，毛主席教导说，‘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艰苦的斗争中，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你到那里是游击队的指导员，你要知道自已的责任……。”

“我懂得了，政委，请你放心！”石强就这样接受了任务。

两人急急匆匆地走着，石强时而与李保才摆谈，时而左顾右盼，时而陷入沉思。当他想到斗争顺利的时候，步子跨得很快，似乎有一种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他，当他想到困难的时候，步子又逐渐放慢了。

石强问身后的李保才：“如果敌人来扫荡，你看怎么对付？”

“嗨！一年几次扫荡已经习惯了，敌人还能有什么新花招，无非是县界沟，分割封锁；区界墙，蚕食桑叶；盖岗楼，安据点……”

听了李保才的回答，石强警觉起来：这样的看法，显然是对敌人扫荡的残酷性认识不足，恐怕有这种麻痹思想的人不少？特别是游击队，更不能轻估敌人，因循过去对付敌人的老办法。如果对敌人扫荡的残酷性没有足够的估计，在行动上就会造成被动。敌人是十分残暴的，必须深刻认识这一点，思想上才能有充分准备。这对采取行动措施，激发同志们的战斗情绪才有好处。

石强想着走着，抬头一看，马堂镇出现在自己的眼帘。

阔别了三年的家乡，今天又重新回到了它的怀抱，过去家庭的悲惨境遇，儿时的痛苦经历，乡亲们的亲切和善，财主的毒辣残忍……一切的一切，纷至沓来，一下都涌上了石强的心头。他心潮起伏，感情激荡。啊！马堂，自己生长的地方，它今天在人民的执掌之下，老乡们还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地劳动，享受着自己劳动的果实，过着愉快的生活。可是明天，说不定就在明天，这里的天将会风云突变，马堂将成为血腥的屠场！

想到这里，石强情不自禁地暗暗宣誓：“为了家乡的土地，为了家乡勤劳的人民，我要坚决地拿起刀枪，领导同志们努力杀敌，狠狠地打击侵略者！”

马堂地区土地不算十分肥沃，但在战略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历史上就是兵家常争之地，

曾在这里进行过无数次的战争，尘土蔽日，血染沙场。唐朝末年，“冲天大将”黄巢在这里举起了起义大旗，提出“割富济贫”和“均平”的口号，杀了这里的恶霸、土豪，帮助了穷苦的老百姓。而今，马堂还在传颂着这件事情，马堂的人民每提到它还在啧啧称赞。两年以前，这里曾一度被国民党顽固军盘据，他们明兵暗匪，经常拦路抢劫，对老百姓敲诈勒索，弄得鸡飞狗跳墙。不久，日本鬼子又在这里安设据点，伐树拆房，围筑鹿寨，与国民党顽固军暗中勾结，妄图瓦解这块抗日根据地。他们哪里想到好梦不长，不到两个月，就被我八路军来了个一锅端，消灭敌人无数，夺回了马堂。

马堂靠近陇海铁路，是连接豫鲁两省交通线上的重要市镇。南边是敌占区，北边是根据地，成了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前哨大门。敌人虎视眈眈，修碉堡，盖岗楼，安据点，千方百计想分割封锁马堂，进而占领这个地区，以它作为跳板，首先解除陇海铁路的通车危机，进而进攻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因此，对这个地区，敌我双方争夺与反争夺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现在敌人即将开始大扫荡，马堂是敌人进攻的重点，马堂的土地又将成为敌我斗争的战场。石强深深地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斗争的艰苦，但他坚决相信马堂有着传统的斗争精神，马堂的儿女是经过战火纷飞考验的英雄的儿女。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围绕这块英雄的乡土，马堂人民将会用自己的热血谱写出雄浑、壮丽的篇章。

“指导员！马堂就到了，我们鲁队长可能在等你呢，你认识他吗？”

李保才这一问，打断了石强的沉思。“嗨嗨，你们鲁队长怎么样？”石强问李保才。

“唉！可厉害啦。说话象敲钟，打起仗来象老虎，对人很好，就是火气大点！”

“你不也象只小老虎么？”

“我！还谈不上，只是爱说话，人家管叫我‘话匣子！’

“爱说话也是好事，宣传抗日，还得多说才行嘞！”

“嘻嘻……”

两人说着话进了马堂。

石强进了马堂，径直朝苏运铎家里走去。刚到院门口，见苏运铎坐在院子里，石强喊了声“大伯”，即忙上前将他抱住。

苏运铎一看是石强，既惊又喜，拍着他的肩膀，又拍他的脊背，然后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端详到头，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自从石强参军以后，只见过他一次，还是在晚上，现在他觉得他长胖了，也长高了，成了个墩笃的小伙子，无限的希望顿时升上了心头。

苏运铎问石强：“听说你在八路军里当了排长，这一带还流传着你的几个英勇杀敌的故事，大家都为你高兴。”

李保才在一旁插话说：“他现在是我们游击队的指导员，今天回来上任哪！”

“好，好！有志气。”苏运铎乐呵呵地笑了，额头上现出几道深深的皱纹。

“大伯，组织上要我回来工作，能够再看到你和乡亲们，我很高兴！”

苏运铎把石强叫到家里坐，李保才说有点事，走出去

了。

“碧英，你看谁来了！”苏运铎叫女儿苏碧英出来和石强见面。

苏碧英应了一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她二十来岁年纪，蓬松的刘海覆盖着前额，一双明眸，两排皓齿，身材丰满，举止庄重。她看见了石强，腼腆地一笑，没有说什么，内心却充满兴奋和愉快。

“不认识我了？碧英。”石强笑着和她先打招呼。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苏碧英觉得石强骤然一下到了家里，感到有些突然。

“不！是从地上走起来的。你的记性真不错，还记得我三年前说过的这句话。”

三个人情不自禁地都笑了起来。苏运铎要苏碧英做点好吃的东西让石强吃，苏碧英走出去后，向苏运铎招了下手，苏运铎走了出去，父女俩叽叽喳喳了一阵。苏碧英说只有米汤、红薯和萝卜，真急死人。苏运铎说还有几个鸡蛋，用点油炒一炒就行了。苏碧英说没有油了，怎么个炒法。石强听的真切，知道父女正在为吃的犯愁，便一头钻进了厨房，端起现成的红薯、萝卜走了出来，愉快地说：“这比马万仓家那些糠秕饽饽好多了！”

石强问苏运铎：“大伯，还当镇长么？”

苏运铎哈哈一笑，说：“还当，还当，为了支应敌人，需要作个隐身牌。鬼子、汉奸来了，我是镇长；顽固军来了，我是乡长，都说我是‘和事佬’，他们哪里知道我是个共产党员，

又是个八路军的村干部呢！”

石强又问苏运铎：“马万仓回来过没有？”

苏运铎说：“不久前回来过一次，他带了两个人，半夜偷偷摸摸地钻到刁守义家里，被民兵发现后去抓时，不知什么时候他悄悄地溜走了！”

“啊！……”石强陷入了沉思：马万仓这个老贼，过去出门不是骑马就是坐轿，现在竟然在深更半夜潜回马堂，他到底来干什么？是不是与这次扫荡有关系？这条地头蛇，死心塌地的臭汉奸，石强每想起他无不咬牙切齿，恨不得亲自剥他的皮，抽他的筋。

石强将敌人即将开始大扫荡的消息告诉了苏运铎，提出要立即研究这个问题，今晚采取相应的措施。

苏运铎问石强：“这次敌人扫荡，上级还让我当镇长不？”

石强说：“继续当下去，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任务。”

“唉，啥任务？”

“敌人占据马堂后，负责地下联络站的工作。”

“谁说的？”

“赵政委。”

提起赵凯生，苏运铎内心很激动。他是赵凯生在马堂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时，他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解放全中国受苦受难的穷苦人，为了把日本鬼子驱逐出中国，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决不变心，一定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

身。”现在，他为能接受这一重要任务而感到光荣，但又有些担心：马堂地区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如何开展地下联系，和谁联系呢？他又问石强：“赵政委另外还指定有联系的人没有？”

“没问。”石强从内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递给了苏运铎：“这是联络暗号，凭它接洽。”

苏运铎展开看了一下，将它藏到自己的内衣袋里，心里盘算起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卖香烟的，看病的先生，再不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咳！如果认识就好了。”

苏碧英走进来了，她见石强手里拿着一本书，问道：“看什么好书，这么用功？”

“发动群众，解放妇女。”石强说出了书名。

苏碧英听说看的是自己的书，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石强把书放到桌上，高兴地说：“认得字啦，看得懂书了，真不简单！”

“你参加八路前，还不是和俺一样，都是睁眼瞎子，兴许你进步，就不许俺提高！”

石强笑了一下，心里十分高兴：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姑娘！

这两个年轻人原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他们都在马万仓家里熬过了苦难的童年。当时苏碧英看着石强食量较大，常常吃不饱，乘马万仓的老婆不在时，经常偷着给石强送点吃的。歇晌时，她替他把衣服洗干净晾在后院，石强挨了打，她说不出宽慰的话，心里一阵阵地难受，她看到石强

脸上的伤痕，暗地悄悄抹眼泪。苏碧英也常常遭到马万仓老婆的毒打，石强随时给她安慰和鼓励，要她以后多留心。两人做完了事情，碰面时一起诉说在马万仓家的苦楚，商量如何进行反抗。那时，在两颗幼小的心灵深处，无形中已激起了阶级的共鸣。两个象兄妹一样，互相体贴和关心。

三个人正在苏运铎家里摆谈，郝海梁进来了，上前一把握住石强的手，两人你看我，我看你，除了打招呼，谁也没有先说话。松开手以后，郝海梁风趣地说：

“听李保才说，你到游击队任指导员，赶紧来看望，不然怕以后会给小脚鞋穿的！”说罢，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几年不见了，你却壮的象头牛，还是那个老脾气。”

“你不也长的很壮实么？顽固军和鬼子兵没在这里，大家宽了心，劳动有说有笑，饽饽也多吃了！”

两个人都同时哈哈地笑了起来，郝海梁是继苏运铎之后在马堂参加共产党的，和石强早就是老相识了。这个人劳动、做事很踏实，就是平常话少些，人们都喜欢叫他“大闷子”。石强招呼郝海梁坐在板凳上，四个人便开起小会来了。

石强先将敌人即将开始大扫荡的消息告诉郝海梁他们，要他们把马堂的情况作些介绍。

苏运铎谈了他们家里已挖了个地洞，直通积极分子小玲家里，如有情况，进出比较方便。这个地洞只有几个党员和少数积极分子知道，现在看来它是很有用处的。关于粮食问题，有些已经贮藏起来了，最近有的人怕霉烂，又想扒出来。有些还没有入洞，这可是个问题。苏碧英补充说明有些

粮食还没藏到洞里的原因，主要是有些人思想麻痹大意，认为“立冬”将到，鬼子不会来扫荡了，他们根本一点不着急。郝海梁谈到最近有些谣言流传，说什么只要在家里坐七七四十九天，就可以消灾除难等。这些谣言像柳絮一样，一下到处扬开了，但却只见柳絮飘浮，找不到柳行。民兵们曾经调查过一下，据说是从破鞋“一枝花”那里传出来的。

石强一边听谈情况，一边暗暗在想：粮食入洞，这是个重要问题，不管是公粮还是群众的粮食，都要很好解决，不能让敌人把粮食弄了去，影响群众的生活。关于谣言问题，他原不怎么注意，细细捉摸，里边是有问题的，也可能是配合敌人即将开始的这次大扫荡制造出来的。于是，他问了一声：“如果是从‘一枝花’口里说出来的，那么她又是听谁说的呢？”苏碧英回答说：可能是从刁守义那个坏蛋家里来的。他老婆象个伏窝的老母鸡，一出来就‘咯咯咯’地到处钻，不是个好东西。”石强点了一下头说：

“马堂可能暂时会变成敌占区，现在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要做的工作多，分个轻重缓急，首先要组织群众藏粮，与此同时，动员群众疏散，监视可疑分子。这次敌人大扫荡，估计很残酷，今后的斗争是复杂曲折的，我们在思想上要有足够的认识，决不能麻痹大意。今夜晚立即行动，延长时间可能会出问题。”石强看看郝海梁，对他说：“现在交给你一项特殊任务。”

“特殊任务？干啥？”郝海梁一听忙问。

“把酒馆开起来。”

“我口齿迟钝，说话象放炮，干这行能行？”

“这就更好，可以避免敌人怀疑。以酒馆做招牌，实际作为联络站使用。这种场合，既便于搜集情报，了解敌人，又便于自己人有个落脚之处。”

远处，传来了歌声：

游击战，游击战
打得那个鬼子心胆寒。
不怕烈日晒，
不怕严霜寒，
敌人胆敢来进犯，
打它一个人仰马翻。

.....

傍晚时分，游击队回来了，石强听到歌声，站起身来说：“还有些事要商量，我出去看看游击队，等会儿再回来。”

“我负责派人监视刁守义家。”郝海梁说。

“我去发动群众藏粮。”苏碧英说。

马堂东西大街上，小孩们蹦蹦跳跳，有些还在扭着秧歌。隅首里，来往的人们川流不息，摊贩们拉着长嗓子高声地喊着：“烟卷、汉烟、芝麻糖……”“才出笼的热包子，肉馅的！”“……。”一些闲散的人们三人一堆，五人一群地在谈论着：

“快立冬了，鬼子还没扫荡，可许没啦！”

“雷声大，雨点小，别看吵得厉害。”